

少年里的年

□刘新丽

我们都有过殷切地企盼年的经历吧，大多在童年。

寒假的到来就意味着年近了。年将近，我每天抢着去撕日历。盼得急了，会故意撕下两页。心虚地望望身后，恰好迎着父亲疑惑的目光。年将近，父亲开始用大红的皱褶纸做灯笼。他不做那种肥硕的圆灯笼，他做看起来较玲珑的椭圆形的那种。一做一双，挂在门洞里。

我会在除夕的前夜，憧憬着明天憧憬着年，想想一觉醒来年就在眼前了，一个人在被窝里傻乐。

除夕夜，我和小伙伴们在灯笼红亮喜庆的辉映下放鞭炮嬉戏，每个人的脸都被灯笼衬得神秘而生动。我们还会在年初一穿上艳丽俗气的新衣，兜里装满葵花籽和糖果，三五成群，走街串巷，一边躲闪着突如其来炮仗，一边显摆身上的衣服。

父亲和母亲要在几天的时间里包好一缸的饺子，那是关于年的大工程。要调大盆的肉馅和素馅，和大盆的面。有猪肉白菜馅、胡萝卜木耳鸡蛋馅，当然也少不了猪肉酸菜馅。若人手不够，还要喊来邻居婶婶大娘帮忙。东北冬日照短，午后四时左右天就暗下来，晚上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忙碌。他们分工明确，揪剂子的、擀皮儿的、包馅的。边忙乎边唠着家常，断断续续地回忆着一年里或几年前经历的人和事。言语间，或齟

齟，或感慨。小巧圆润的饺子经她们的手排列在篦帘上，仿佛有了生气的精灵。假如给它们捏上一对翅膀，就能飞起来。这些精灵要先放在外面冻了，冻硬后再“哗啦”一声倒入院子的大缸，如此循环往复，直到装满后封住缸口，再压一方重物。这是东北有名的过年“冻饺子”。当然仅限于东北的气候，也是东北人家过年的一大特色。家家院子里都有放冻饺子的缸。饺子是年的主角，正月里大人们打扑克懒得做菜时，就从缸里捡一篦帘饺子，下到沸腾的锅里。院子里还要攒一堆干净的雪，把一时吃不了的冬令食物埋起来。于是，东北的年是坚硬的，坚硬里又裹着粗犷的热情。

一直不喜欢太过鲜艳的衣服。可每年我和弟弟的新衣都是由母亲一手操办。这一年，她给我做了粉色上衣，红格子裤子。除夕那天，我别别扭扭不想穿。要在平时，母亲一定会发脾气。可除夕，她这一天不能动怒，要讲吉利话。她哄着我，我好歹穿上，心里却生出了毛毛爪爪的嫌弃。午饭后，邻居三红来找我玩。她穿得比我还鲜艳，大红花上衣，紫红花裤子。现在想来，当时我们站在一起，似乎更像一对杂技团小姐妹。我勉强和三红出去走了一圈，出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显摆衣服，而我的衣服却艳得难以见人。于是，趁三红不备时偷着跑了回来，把她一个人丢在冰天雪地的年里。回

来，我便脱下了那身扎眼的新衣。那个除夕，我的叛逆足以令母亲伤心。

东北年里的雪，来得庸常而气势恢宏。片如鹅羽，厚可过膝，从落地的柔软冻到坚硬。其实，这样的雪在一年里，要断断续续飘过六个月。它们会在整个冬天顽固地匍匐在大地上，直至四月尽处，五月将临，在春光明媚的一瞥里，在成为“大地褴褛的衣衫”后，化作潺潺流水。它们或与土地完全融合，或日夜不停地奔流，汇入它们想要抵达的江海湖泊。雪，对北方疆土的爱，胜过绵绵春雨和秋雨潇潇。雪来时，风也要跟着来。雪原本要独自烂漫地飘落人间的，可风跋扈，它强拉硬拽，跌跌撞撞地裹挟着雪。呼啸，扑朔，东北人叫它“烟儿炮”。有一年正月，“烟儿炮”肆虐了一晚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的门被雪封了。父亲从窗户跳了出去才清理了门外的雪。

踏着及膝的雪，只能蹒跚前行，那炫目的白似要刺伤人的眼。大自然偏爱那些树，它费尽心机，仿佛在一夜之间赋予了枯枝新的生命，使它们琼枝玉挂，盛装与天地融为一体。

年龄渐长，年的车辙已然在我脸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许多道痕迹。对于年，对于新衣，越来越淡然，再也不复儿时的等待与新奇了。

如若真有时光隧道，我想回到童年，回到北方。回到那坚硬的年里，重新穿上母亲为我缝制的那身艳丽的新衣。

眼儿媚·腊日有作

□师红儒

时序催人到年终，残雪化寒风。萧然天北，寻常事里，拓落囊中。鬓毛感兴输前日，一样不从容。酒销腊日，案堆书卷，难改冬烘。

眼儿媚·杨柳青年画福娃图

□王碧君

蕉床憨卧粉腮肥，仙鹤驾云归。抱桃献瑞，开榴结子，喜气盈眉。千家福寿殷勤送，春色绣门扉。小图生趣，众心一愿，胜日倾杯。

迎春做家务

□卜兰如

踏碎风寒盼早春，莫愁岁杪扫浮尘。灶台碗盏洗三遍，花卉兰枝洗一轮。已喜门厅红艳艳，却教老小汗频频。月明灯映阶前色，又见家园今日新。

武陵春·喜迎龙年

□赵培义

又是新春年渐近，祥瑞罩家园。灯火辉煌不夜天，万众贺龙年。再振旗鼓谋发展，世界更惊叹。盛世龙腾举国欢，砥砺谱新篇。

鹧鸪天·写春联

□樊平发

饱蘸经年甘苦酸，欣铺长短大红联。欲描村镇千图锦，试写山河万景妍。情注笔，意凝笺。纸盈祝福墨润安。莫论雅俗归真朴，横竖皆从心里捻。

武陵春·暮冬迎节怀乡

□李必剑

雪住风轻冬渐尽，芳信报家山。郊外冰湖鸟雀翻，梅柳欲开颜。闻听爆竹连云响，年味酃如前。来去城乡两路间，犹恐鹤心单。

送春联下乡

□闫关山

谷粥飘香已近年，书家进矿送春联。霜寒路远妆妆树，室暖人喧士逸烟。吉语良言心里涌，颜风柳体笔端翩。才吟玉兔回宫去，又贺辰龙喜事连。

武陵春·年味

□武映梅

扫屋明窗辞腊尾，户户焕新容。夜幕初垂街树红，亮满小灯笼。熙攘人流商铺织，笑脸挂春风。欣喜坊间此味浓，还与旧时同。

归乡

□王晶

儿时的年味
从母亲贴窗花开始
五颜六色的纸
载着全家的幸福吉祥
伴着，父母亲的笑声
浓浓的年味 越来越滚烫

如今早已把贴窗花
关在了身后，关进了永恒的窗框中
唠嗑和笑声伴着流光数载
已落花成泥

老房子偶尔回响起 青春的年华
年味在日渐暗淡的民俗中消失
一地的思念被冬风吹起
天空飘动着雪花

回家过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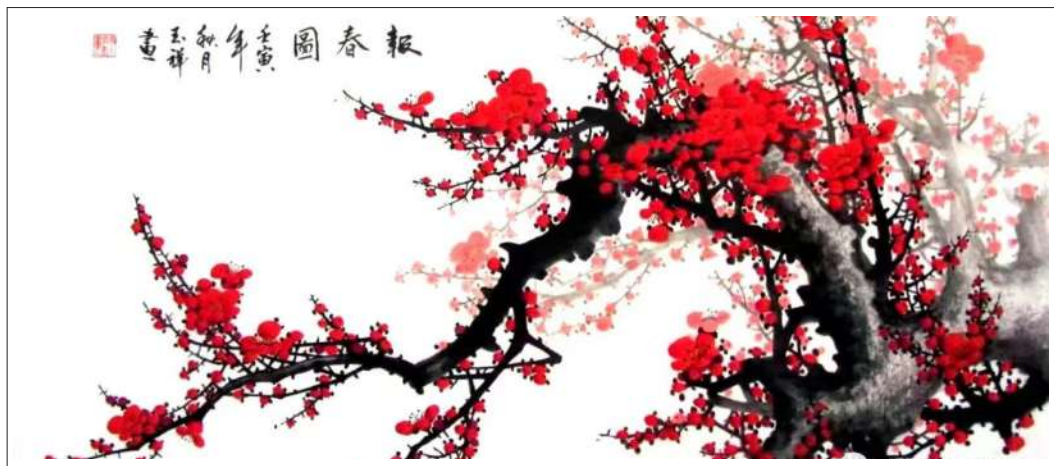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桂香

年已近在眼前
千里奔波只为回家过年

家，有年的味道
家是游子心里永远的牵挂
它是妈妈的祈盼
它是老爸挂起的红灯笼
它是亲人望眼欲穿
照亮归途的思念

红灯笼、红窗花、红对联
红彤彤的希望
红彤彤的欢乐

回家过年
一张笑脸一个平安
回家过年
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团圆



《报春图》玉祥

手捧纸书香

□叶志勇

时间倒退三四十，相信纸质书是一件稀罕物。

那时能弄到一两本书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偶尔会带回一两本书，摆在家里，蓬荜增辉。

小学一年级我识字了。神奇的汉字，散发着书香的课本，在我面前展开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那时盛行连环画，即俗称的“小人书”。文字简明易懂，画面丰富，一颗童心就在那巴掌大的连环画中尽情驰骋。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但小人书中的有些画面却会在不经意中跳出来，朴素的黑白图画，简洁形象的线条，让人不禁想起，儿时的阅读是多么生动有趣，丰富多彩。

邻居家的登峰初中未念完就回家了，但他却爱上了书。我记得他长年订阅《中篇小说选刊》，那时正是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，

我因此读到了新时期大量的优秀中篇小说，我的眼前展开了无限壮阔的画卷。

我应该感谢那个时代，因为物质的贫乏并没有阻挡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。那时上过学的人，对书都怀有一种神圣的感情。我经常光顾那些有书的人家，央求人家打开书箱。当书箱打开的一瞬间，丰富的世界便呈现在我面前。我相信书是香的，每当我从摆放整齐的书箱中拿出一两本书来的时候，香气就溢满我的心胸。我整个人都是香的了。读书的时候，我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坐下来，面对书，就像面对无限久远的世界，就像面对我心中无限憧憬的幸福未来。

在中学读书的时候，我有了一些零花钱。这零花钱就成了购书费。我也有了一个大红木箱，

我打开木箱的时候，看到摆放整齐的书箱，心中就充实了不少，想着自己有那么多的书，就会开心地笑起来。高一的时候，一次上晚自习，看到一个同学在看《红楼梦》，就忍不住借来看，因时间紧迫，一晚看一卷，四晚看完了四卷本的《红楼梦》。现在想想，那真是名副其实的“囫圇吞枣”，可是每次想起，还是充满了对那时那地的怀念。

现在，网络上读书已经成了时尚。我也会在网上看看书，但我还是更喜欢纸质的书籍。不知是不是跟过去的读书经历有关，我一直认为书是香的，可看，可闻，甚至可餐。我并不记得我到底读了哪些书，哪些书对我更有益，我只是觉得，书是一生的朋友，要用真心去对待。

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读书，也是这样。